

<<丁香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丁香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8045511

10位ISBN编号：7508045513

出版时间：2008-2-1

出版时间：华夏出版社

作者：高阳

页数：27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丁香花>>

内容概要

清朝道光年间，龚自珍的一首闲诗惹起一段轰动京城的“丁香花诗案”；为此王妃顾太清被逐出王府，从此沉落市井，龚自珍引疚自责，浪迹山水，一生的悲欢离合虽多彩多姿，却只留下几首新词，几行断肠句……

<<丁香花>>

作者简介

高阳（1922-1992），台湾署名作家。

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笔名郡望、吏鱼，出生于钱塘望族。

大学未毕业，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，当了空军军官。

1948年随军赴台湾。

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。

退伍后任台湾《中华日报》主编，还一度出任《中央日报》特约主笔。

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，曾以“野翰林”自道。

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，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。

1962年，高阳受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《李娃》，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，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。

尔后发表的《慈禧全传》及胡雪岩三部曲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灯火楼台》，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。

高阳一生著作一共有90余部，约105册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，情节跌宕，旨在传神，写人物时抓住特征，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。

<<丁香花>>

章节摘录

一到铁瓶巷，提起“女先生”，没有一家不知道；“喏，”一个十二三岁，梳一条极长极精致的辫子的小姑娘，回身一指，“锡箔店斜对过，裁缝店旁边有条夹弄，‘碰鼻头转弯’，进石库墙门，喊一声‘女先生’！”

自然就有人来迎接。

“谢谢耐！”

问路的男子将购自孙春阳，吃剩下的一包松子糖，塞在那小姑娘手中；沾上了糖汁的手指，在簇新的一件缎面皮袍上抹了几下，掉头就走；一个挟着拜匣，看上去像是书僮的少年，紧跟在他身后。梳长辫子的小姑娘，睁圆一双大眼，望着那三十多岁的男子发愣。

这个人好怪！

她困惑地在想，行为怪，说话也怪；倒是地地道道的苏州话，但看他瘦小，声音却洪亮异常，苏州男人，哪怕是挑脚抬轿的，除非吵架，没有人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。

找到裁缝店，从夹弄走到底，向左一折，果然有道石库门，进门穿过天井，是个空荡荡的大厅，柱子上贴着。

一张泛黄了的梅红笺纸，纤秀的笔迹上，写碗口大的四个字：“止步扬声”。

“阿明，你喊一声看。”

那阿明跟他的主人一样，音吐响亮：“投帖——”等了一会要再喊第二声时，屏风后面有了响动，一声咳嗽，踏出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，一看便知是“老苍头”。

“贵客尊姓？”

“我姓龚，从杭州来的。”

特为来拜访你家少奶奶，有个拜匣，请你先递了进去。

阿明，你把拜匣交给管家。

拜匣很重，老苍头几乎失手，不过这种情形，亦非第一次，料知拜匣中必有来聘请“女先生”的赞敬。

“女先生”是苏州府属的常熟人，娘家姓归，名叫懋仪，字佩珊；十四岁时，名在袁子才随园女弟子之列，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。

但年齿虽稚，诗名却是后来居上，二十年来，一直为江浙世家延聘为深闺塾师，所以邻里都称之为“女先生”。

“少奶奶，”老苍头在二厅天井中喊道，“杭州来的，姓龚的客人来拜。”

有个蛮重的拜匣在这里。

“杭州来的、姓龚？”

归佩珊想了一下，顿时很兴奋地，“是龚大少爷！”

她高声吩咐：“快请。”

“小娥，你来把拜匣捧进去。”

归佩珊的贴身侍女小娥，将沉甸甸的拜匣捧了进去；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十两重一个的元宝四个；下面压着一张“龚自珍”三字的名帖；果然就是名满天下的龚定庵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小娥掀开门帘，归佩珊随手合上拜匣，迎了出去。

主客同时抬头，都回忆并印证着九年前初见的印象，那时归佩珊是三十七岁，神清骨秀，而且腹有诗书，别具一种高华丰姿，虽是个秀才娘子，看上去倒像一品命妇。

如今美人迟暮，又居孀了，自不免憔悴。

在归佩珊眼中，龚自珍——与九年以前比较，风采如昔，但似乎沉静了些，只是那种“飞扬跋扈为谁雄”的神情，是永远改不掉的，如果改掉了，也就不是龚定庵了。

她这样在想。

“大姑，”龚定庵兜头一揖，“一别九年了。”

“璵人公子，”归佩珊这样称他，琢人是他的另一个别号，“前几天我还在想，你的服制应该满了”

<<丁香花>>

，或许会出来走走。

果不其然。

请里面坐。

”“是上个月满的。

”原来龚定庵前年七月丧母，父母之丧三年，而规定只须服丧二十七个月，上个月是十月，服制就满了。

进入厅堂，主宾重新见了礼，彼此问讯了家人，然后归佩珊指着那四十两银子说：“多承厚赐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只好厚颜说声‘多谢’了。

”“聊且将意而已。

”龚定庵问道，“两年兴致如何？”

”“嫠妇心情，可想而知。

”归佩珊不愿谈她的近况，转话题抛回到龚定庵身上；“家居两年，想多佳作？”

”“居忧无诗。

”“丧礼多暇，怎么打发日子？”

”“读经。

”龚定庵答说，“我持陀罗尼满四十九万卷了。

”“大功德。

”归佩珊双手合十，“太夫人亦在冥冥中受福。

”“愿如所言。

”龚定庵问道，“听说《绣余小草》刻出来了，怎么不赐寄一册？”

”“刻得不好，所以不曾奉寄。

”归佩珊笑道，“既承登门坐索，不容我不献丑了。

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进入西首一间；回出来时，手中持着一本磁青纸装裹的册子，正是她的诗词集《绣余小草》。

“请斧正。

”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”龚定庵随手一翻，恰好就看到她跟他唱酬的那首《百字令》，后面附着他的原作：扬帆十日，正天风吹绿江南万树。

遥望灵岩山下气，识有仙才人住。

一代词清，十年心折，闺阁无前古。

兰霏玉映，风神消我尘土。

人生才命相妨，男儿女士，历历俱堪数。

眼底云萍才合处，又道伤心羁旅。

南国评花，西湖吊旧，东海趋庭去。

红妆白也，逢人夸说亲睹。

他一面看旧作，一面想往事，那是嘉庆二十一年春天，他也是从杭州循运河到上海，去省视他的前一年由安徽徽州知府擢升苏松太兵备道的父亲，路经苏州，由友人介绍来访归佩珊，与她的夫婿李学璜秀才，所以说“东海趋庭去”。

归佩珊的诗名，东南闺阁中数第一，有“女青莲”之号，他用杜甫赠李白的诗，“白也诗无敌”的故事，才有“红妆白也”的字样。

前面是归佩珊步韵的和作。

题目是《答龚璜人公子，即和原韵》：萍踪巧合，感知音得见风前琼树。

为语青青江上柳，好把兰桡留住。

奇气擎云，清谈滚雪，怀抱空今古。

缘深文字，青霞不隔泥土。

更美国士无双，名姝绝世，仙侣刘樊数。

一面三生真有幸，不枉频年羁旅。

<<丁香花>>

绣幕论心，玉台问字，料理吾乡去。

海东云起，十光五色争睹。

词中有两处小注，一处是在最后：“时尊甫备兵海上，公子以省覲过吴中”；另一处是在“名姝绝世”之下：“谓吉云夫人”，指龚定庵续弦的新夫人何吉云。

原来龚定庵的外祖父，便是乾嘉大儒段玉裁，江苏金坛人，做过两任知县，便归隐不仕。

他功名虽只是个举人，而于书无所不读，得休宁戴东原的真传，尤精于音韵之学。

龚定庵十二岁时，便由段玉裁教他《说文解字》；读书从彻头彻尾识字开始，是最扎实的工夫。

龚定庵生来便有一双极灵的耳朵，一条极巧的舌头，偏又会有段玉裁这样一位外祖父，亲承其教，先天的资质加上后天的熏陶，使得他在语言上有任何人所不及的特长，每到一个陌生地方，只要住个几天，就通那里的方言，能听能说，倒像侨居了多少年似的。

他是二十一岁娶的亲，那年——嘉庆十七年，他的父亲龚丽正字暗斋，以礼部郎中充任军机章京，外放徽州知府；龚定庵随父母沿运河南下，先到苏州省亲，段玉裁做主将他的孙女儿美贞，也就是龚定庵同岁的表妹，许配给他。

在苏州成婚后，先回杭州，再循富春江入皖南，侍父任所。

下一年癸酉，是大比之年。

龚定庵在上一科以监生的资格入北闱，却只中了一个“副榜”，其实与落第没有两样。

因此，在这年四月间进京应顺天乡试；不道仍是名落孙山，怀念着已有喜信的爱妻，榜发第二天，便专程南归，哪知到了徽州，但见明镜尘封，香闺寂寂，美贞已经在七月里去世了。

问起来方知道误于庸医，哪里是有喜？

是臌胀病；半年多的工夫，一直吃安胎药，药不对症，终于不治。

两年以后，也就是龚定庵初遇归佩珊的前一年，他续弦了，娶的是安庆何知府的孙女儿，闺名吉云，写得一手极好的簪花格。

归佩珊说他们“国士无双，名姝绝世，仙侣刘樊数”，虽是恭维的话，但确也当得起这样的恭维。

“早就想见吉云夫人了。”

归佩珊问，“不知几时得偿宿愿？”

“一开了年，我就要带她进京，一定让她登堂拜见大姑！”

龚定庵问道，“有个馆地，你肯不肯屈就？”

“这几年懒得远游。”

多谢、多谢。

“‘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乐也。’

有个女孩子，资质很不错；而且也不远。”

“喔，是在哪里？”

“嘉兴——”归佩珊已无意于此，只为龚定庵很热心，不便太扫他的兴；所以听他谈了那家的情形后，只答一句：“请容我好好筹划一下，专函奉答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

龚定庵知道她的心意了，不再殷勤敦劝；文字之交自然还是谈文字，“大姑，我最近得了一方明人的小砚，觉得只有请你品题最合适；而且也只有你来品题，才能令此砚增重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归佩珊大感兴趣，“我倒想不出，是怎么一方砚台，只有我来品题最合适？”

她问，“莫非是马湘兰的画砚？”

“教坊女子岂可唐突‘女老师’。”

是叶小鸾的眉子砚。

明末的叶小鸾是苏州附近的吴江人，姊妹三人都是才女，而以小鸾为最有名，七岁便能作对子；到得及笄之年，既美且慧，世家子弟求婚的，不知多少，最后选中了昆山张家。

哪知临嫁前夕，突然香消玉殒，遗体遍身轻软，传说是“仙去”了。

其时她的大姊叶宛宛，正在为幼妹作催妆诗，得知噩耗，哭妹过哀而卒。

这一双姊妹花的故事，在苏州流传得很广；归佩珊有她们父亲叶绍袁所刻的“午梦堂十集”，其中便收有叶宛宛的《芳室轩遗集》与叶小鸾的《疏香阁遗集》。

<<丁香花>>

“砚呢？”

“因为是眉子砚，所以我总随身带着。”

于是命书僮取来那枚一弯纤纤新月样的眉子砚，正在欣赏谈论时，忽然门帘一掀，但见惊鸿照影似的，有一张脸一闪即没；龚定庵没有看清，归佩珊却开口在唤了。

“阿青，怎么不进来？”

“有客人在。”

门外回答，竟是清脆的京腔。

“你知道这位客人是谁？”

你天天读人家词，怎么见了面倒要躲开？

“啊！”

璿人公子！

阿青进来了，及笄之年，眉目如画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充满了惊喜的光芒。

“这是我的邻居，姓顾，聪明极了。”

归佩珊转脸喊道：“阿青，你见一见璿人公子！”

阿青含笑点头，随即双手按在左腰上，微微弯身，道一声：“万福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龚定庵抱拳答礼；随即问归佩珊，“顾小姐是在哪里见过我的词？”

“在我这里。”

归佩珊答说，“你不是刻过一卷《红禅词》？”

那是前年夏天的事，龚定庵搜集历年所作的词，一共九十二首，选了四十五首刻成集子，题名《红禅词》；刚刚印出来便逢母丧，无心再弄笔墨，词集亦只送了极少的几个朋友，不知道归佩珊却有一本。

“喔！”

龚定庵说道，“其时适遭大故，心绪历碌，竟忘了寄一本请大姑指教。”

“指教可不敢当。”

倒是我要向你请教：其中大半是有本事的吧？

《红禅词》十之八九，只标调名，不加题目，但其中情事宛然，当然是写实，所以归佩珊这样问他。

龚定庵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“少年绮语，何足深究？”

他问，“顾小姐想来也是大姑的高足？”

“哪里，她天资过人，我亦没有什么好教她的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龚定庵大为惊异，刚转眼去看阿青时，她先开口了。

“李婶儿都说得我脸红了。”

璿人公子，你别听她的。

“她的天资，真是了不起，光说见解就过人一等。”

璿人，你知道她最夸你的是哪一首？

“哪一首？”

“那首《青玉案》。”

归佩珊关照阿青，“你去把《红禅词》拿来。”

“不用拿，我记得。”

阿青便即朗然吟道：韶光不怨匆匆去。

只招帐，年华误。

目断游丝情一缕。

断桥流水，夕阳飞絮，可是春归路？

楼头尽日还凝伫。

欲诉闲愁向谁诉？

蕙渚花飞天又暮。

<<丁香花>>

醒时如醉，醉时如梦，梦也何曾作？

“ 璉人， ” 归佩珊说，“ 你道她怎么说你这首词？

她说你这首词，摆在《清真词》里面，谁也分辨不出来。

” 这是将龚定庵比作北宋第一大家周邦彦，龚定庵真有受宠若惊之感，“ 文字知己，胜如骨肉！

” 他站起身来向阿青兜头作了个揖。

这一下窘得阿青掀帘就走，归佩珊不由得笑了，“ 你也太认真了。

” 她说，“ 小姑娘脸皮薄。

” 接着便喊：“ 阿青，阿青！

” 却是毫无回音。

“ 说实话，我那一卷词，当得起轻灵婉约之称的，也只有这一首《青玉案》，居然让她看出来！慧眼、慧眼！

” “ 你收她做个女弟子如何？

” “ 不，不！

我从不收女弟子；男弟子都不收，何况女弟子。

我们杭州，从前出了个袁子才，现在又出了一个陈云伯，名为风雅，其俗入骨，我何能效他们的行径。

。而况，我就要进京了，亦无从教她什么。

” “ 那倒不要紧，她原是住在京里的。

” “ 怪不得一口京腔，看来从小生长在京？

” “ 一点不错。

她家三代在京——” 原来阿青的祖父，在乾隆末年，不知以何因缘，入太医院当了个九品吏目，管理生药库。

凡太医院、钦天监之类的衙门，官吏都是世袭的，阿青的父亲承袭父职，而且升了一级，变成八品吏目，同时也占了京城的宛平县籍。

不过顾家并未忘本，老家仍在苏州。

阿青这回是随她母亲来省视祖母；就快回京了。

“ 阿青还有个姊姊，那才真是惊才绝艳。

可惜，当了人家的侧室。

” “ 何以有此？

” 龚定庵不免奇怪，“ 太医院八品吏目，大小也是朝廷命官，有女何至于为人做妾？

” “ 这个人是个贝勒。

” “ 喔， ” 龚定庵明白了，“ 那一定是侧福晋。

旗人的侧福晋也是命妇，与汉人家的姨太太大不相同。

” 这在归佩珊真是长了一番见识，“ 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

” 她想起一件事，正好当面向龚定庵求证：“ 瑶人，听说你通满洲话？

” “ 是的，还有蒙古话。

” 龚定庵坦率地答说，“ 我少受两位外公之教，略通音韵，学这些话比他人容易受门。

” 这道理容易理解，归佩珊所不解的是——“ 两位外公？

” 她问：“ 这话怎么说？

” “ 喔， ” 龚定庵歉意地笑一笑，“ 我没有把话说清楚。

先外祖父的胞弟，玉立先生，字清标，号鹤台，我叫他‘二外公’，是个举人，他的韵学虽不及先外祖父，但当、时教我这个小学生，自然绰绰有余。

唉！

” 他突然叹息，低着头走到窗前，掀开窗帘一角，凝望着小庭寒梅。

归佩珊不知他因何感触，及至侧面望去，只见他泪痕满面，更觉骇然，“ 璉人、瑶人， ” 她急急问说，“ 何以忽然伤心？

” “ 噢！

<<丁香花>>

”龚定庵茫然地用衣袖去擦眼泪。

新缎子是硬的，哪里擦得干净。

归佩珊便唤小娥绞了一把热手巾来；等他擦了脸，神色稍定，她才问说：“想来是想起那位清标先生了。

”“是的。

前天我还梦见他。

”“原来作古了？

”“不！

生而辱，益觉可悲。

”龚定庵接下来念道：“我生受之天，哀乐恒过人，我有平生交，外氏之懿亲——”“且慢，且慢！”

”归佩珊急忙拦阻，“小娥，取笔砚来。

”原来归佩珊是要把他的诗录下来，龚定庵便从头念起：我生受之天，哀乐恒过人。

我有平生交，外氏之懿亲。

自我慈母死，谁馈此翁贫？

江关断消息，生死知无因。

八十罹饥寒，虽生犹谬民。

<<丁香花>>

编辑推荐

《丁香花》由华夏出版社出版。

随身百轴字平安，知世无如屠钓宽；耻学赵家臣宰例，归来香火乞祠官。

李商隐为了一首牡丹诗，竟致坎坷终身；如今龚定庵亦像李商隐一样，遭人妒忌，为人所馋，而以他的清词丽句，作为证据。

才人命薄，千古一辙；魏仲英黔念着“空山徙倚倦游身，梦见城西阆苑春”的《丁香花》诗，叹口气自语：不遭人妒是庸才！

<<丁香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